

印度尼西亚的“俄狄浦斯”故事^{*}

——《覆舟山故事》的叙事结构分析

史 阳

内容提要 《覆舟山故事》又称《桑古里昂的故事》，是一则典型的俄狄浦斯式故事，它不仅是印度尼西亚家喻户晓的著名民间故事，还是国际民俗学界关注的经典民间故事之一。本文采取结构主义神话学的方法，分别从神话素的二元对立、故事场景的宏观转换、二元对立结构的转换三个层次，对该故事进行形态学的叙事分析，探索故事深层中所蕴含的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 东方民间文学 俄狄浦斯 叙事形态学 神话学

《覆舟山故事》（*Gunung Tangkuban Perahu*）是印度尼西亚西爪哇地区巽他民族（Sunda）的民间故事，讲的是万隆（Bandung）附近著名的覆舟山的来历，有时也按照故事主人公桑古里昂（Sang Kuriang）的名字称作《桑古里昂的故事》。故事讲述了儿子桑古里昂杀死了化身为狗的父亲，并意外地爱上母亲并向其求婚，但又最终失败。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狄浦斯式的故事。《覆舟山故事》在印尼民间文学中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表现为多种民间叙事形式（genre）。它既以民间风物传说的形式出现，又是当地部族关于地貌形成的起源神话，有时还是关于桑古里昂英雄业绩的民间故事，有时也以优美的马来民族诗歌体裁——板顿诗（Pantun）——的形式成为当地人耳熟能详的民间歌谣。本文中所谓的“覆舟山故事”，采用的是广义上“民间故事”的概念。这则故

事在巽他民族中流传广泛，在不同地区有多种富有地方性色彩的异文，各地异文通常与当地自然风物密切相连，比如万丹地区故事中的湖指的是万丹地区的 Cibitung 湖，巽他东部拉鲁贡地区（Larugung）则把当地的一条船与该故事联系了起来。在诸多异文中最为常见、最具代表性的文本，是万隆地区的勃良安人的文本，故事中桑古里昂挖成的湖是万隆湖，踢翻的小舟形成了覆舟山。本文即采用它作为叙事结构分析的基准文本。

在开始叙事结构分析之前，首先介绍一下本文中运用的理论与方法。对于民间文学叙事的结构分析主要由普罗普（Vladimir Propp）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形态研究与结构主义方法所提倡。以往欧美民俗学家注重按照民间叙事的母题和类型进行分类归纳，并研究各种异文的历史地理分布和流传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南亚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 06JJD75011-44002。

状况。普罗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新构建突破性地使民间文学的研究由历时性转变为共时性,使得我们可以对于看似不具有任何关联的民间文学异文进行科学的共时比较研究。普罗普借用了构词学、共时性的观点,认为不应看重“个别部分”,应该去研究“这些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部分与全体之间的关系”。列维-斯特劳斯注重民间叙事语汇的内容涵义,把民间叙事放在社会文化的语境当中,以“神话素”为单位,用二元对立的观念分解原有的叙事形式,重新组合成深层结构。其后包括邓迪斯(Alan Dundes)在内的众多学者都曾结合他们二元对立和形式主义的方法对世界各民族的民间叙事进行分析,有过诸多建树。在结构主义看来,一则民间叙事只不过是“源自同一社区或者邻近或僻远社区的”其他民间叙事的“一种转换”,因此可以拿一组故事中“任何一个有代表性的作为出发点”来分析。所谓的“俄狄浦斯式故事”是以弑父娶母的母题为核心的民间叙事,该类型故事在世界各民族中分布得极其广泛,历史上曾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覆舟山故事正是一则印度尼西亚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俄狄浦斯故事,可用作结构分析。本文中,笔者将根据不同的抽象意义,从三个紧密联系的层次分析它的叙事结构,探索三个层次彼此间的必然联系。下面是《覆舟山故事》的梗概:

从前有一个卡鲁国。一天,卡鲁国的国王到森林中打猎,一只母野猪无意中喝下了国王解手留下的尿液后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女婴。国王发现女婴后,将她带回宫中当作亲身女儿抚养,并给她取名叫达杨宋碧(Dayang Sumbi)。达杨宋碧长大后不但美貌出众,而且精于织布,于是远近闻名,求婚者甚多。一天达杨宋碧在织布时,不小心将梭子掉落在地。她懒得起身,便信口许诺谁若能为她拣起梭子,她

就嫁给谁。这话被一只正巧经过的公狗听见了,公狗走进来,把梭子衔给了达杨宋碧。达杨宋碧无奈只得信守诺言嫁给了公狗。他们来到森林中住了一些时日,生了一个孩子叫作桑古里昂(Sang Kuriang)。桑古里昂并不知道公狗就是自己的父亲,长大后经常带着狗出去打猎。在一次猎鹿时遇见了宋碧的母亲——母野猪,也就是公狗的岳母。但桑古里昂并不知晓,要公狗去猎杀野猪,但公狗拒绝了,桑古里昂一气之下,将公狗杀死,把狗心充作鹿心送给母亲吃。后来,达杨宋碧得知自己吃的其实是公狗时,十分伤心和生气,用梭子打破了桑古里昂的头,并把他逐出王宫。从此宋碧也离家出走,隐居山林。多年以后,桑古里昂在外游历、学艺,成为一个极有法力的人,而达杨宋碧也依然美丽如昔,青春常驻。桑古里昂在回家途中意外遇到了达杨宋碧,但彼此都没有认出对方,两人坠入爱河,桑古里昂欲娶其为妻。但后来达杨宋碧通过桑古里昂额头的伤口认出了儿子,不过桑古里昂仍蒙在鼓里,执意要娶母亲为妻。达杨宋碧看实在无法直接拒绝便提出,要桑古里昂用一夜时间在天亮之前造出一个大湖和一艘大船,然后才肯嫁给他。桑古里昂满口答应,用法力开始建造大船。眼看着大船就要完工,达杨宋碧急中生智,用一块自己纺的布在天边抖动。公鸡看到白光闪闪后以为已经天亮,就开始啼叫,于是桑古里昂终于功亏一篑。桑古里昂发现受骗后十分恼怒,将船一脚踢翻,这时一股洪水涌出把他卷走,而那只被踢翻的船留了下来,成为一座山,就是今天的覆舟山。

我们可以借用“神话素”的概念,首先按照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把故事分离成一个个的具体事件,然后把各种修饰成分去掉,仅保留

各个情节中的主干结构，逐个提炼出相应的神话素，用如下的一连串的神话素来表述整个故事的叙事：野猪喝下国王的尿液后生下达杨宋碧；国王把达杨宋碧带回宫中抚养长大；

达杨宋碧嫁给公狗生下桑古里昂；达杨宋碧抚育桑古里昂成长；桑古里昂要猎杀野猪；公狗拒绝扑咬野猪；桑古里昂杀狗取心给达杨宋碧吃；达杨宋碧发现后气得把桑古里昂打出家门；桑古里昂被迫离家，出走森林（远方）；桑古里昂远行后归来，母子相会；^⑪桑古里昂要娶达杨宋碧，答应要求全力造船；^⑫达杨宋碧拒绝求婚，提出造船要求又破坏造船；^⑬桑古里昂被洪水卷走，母子分离。

第一层次：神话素的二元对立 ——故事的微观结构

读者可以清楚地发现，故事的叙事主要包含了弑父娶母和动物婚两大主题，这两个都是世界民间文学中重要的母题，故事的整个叙事都始终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所以可以把提炼出来的神话素按照各自的主题相应地分为两大组。

第一个主题“弑父娶母”包含了一组富有矛盾性的内涵：如何对待亲缘关系——包括血亲和姻亲，到底是强调亲缘关系，还是忽视亲缘关系？这就构成了一对二元对立，并且这对对立走向极端化，过分强调亲缘关系的行为具有“乱伦”的倾向，过分忽视亲缘关系则具有“六亲不认”的倾向。神话素中的第5、6、7、8、11、12、13条构成了这一组，讲述亲缘关系问题：桑古里昂要猎杀野猪，野猪其实是他的祖母，而他并不知道，这是忽视血亲关系；打猎时公狗拒绝扑咬野猪，违抗了桑古里昂的命令，是因为公狗发现野猪正是自己的岳母，就是强调姻亲关系；桑古里昂杀狗取心，杀死生父的行为是再次过分忽视了血亲关系，是典型的六亲不认；达杨宋碧发现自己

吃的是狗心后非常生气，表明了其对公狗的感情，是肯定了自己与公狗乱伦的婚姻关系；^⑩桑古里昂向达杨宋碧求婚并施展法力奋力造船，都是想要娶到母亲的乱伦行为，是过分强调血亲关系；^⑫达杨宋碧拒绝求婚，又用造船来为难桑古里昂，并且欺骗儿子，破坏造船，都是否定桑古里昂过分强调血亲关系的乱伦行为，所以归入忽视血亲关系；^⑬桑古里昂被洪水卷走、母子分离，是血亲关系的彻底破裂和否定，也归入忽视血亲关系。

第二个主题“动物婚”包含了另一组内涵：人是如何起源的？到底是起源于动物，还是起源于人？在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传统信仰中广泛存在着人起源于动物、动物是人类始祖、人由动物生育而成的观念。人与动物结合产生后代的动物婚母题在世界民间文学中也屡见不鲜，比如我国民间文学中知名的“蛇郎故事”。拥有图腾崇拜制度的原住民通常认为某种动物是自己的同胞或部族的始祖，各种民族志材料显示，关于人类拥有犬祖的信仰在印度尼西亚的各民族和部族中屡见不鲜。比如，苏门答腊的亚齐地区就有狗祖神话，讲述了女子与狗结合，繁育了后代，成为今天的尼亚斯人。在加里曼丹中部的萨姆布鲁湖地区，流传着犬变人的犬祖神话，原住民相信他们都是猎犬的后代，并且在人体上留下了标志。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原住民中间，还流传着不少讲述公鸡或者老鼠是本民族祖先的神话。

然而，人类实际生活的经验表明，人应该是通过人类自己两性结合而生育的；人既不是由信仰中所谓的“动物始祖”繁衍出来的，也不是与动物结婚而生育的，人的祖先还是人自己。于是这两种观念就产生了矛盾：到底是人的动物起源，还是人的正常的人类起源？“覆舟山故事”中神话素的第1、2、3、4、9、10条构成了另一组，阐释人类起源问题：野猪喝下国王的尿液后生下了达杨宋碧，说明她是野猪的女儿，即肯定了她的动物起源；国王

把达杨宋碧带回宫中抚养长大,让她像正常人一样在人类社会中成长,这是肯定了她作为人的正常起源;达杨宋碧嫁给公狗生下了桑古里昂,说明桑古里昂是动物的后代,肯定了他的动物起源,值得注意的是达杨宋碧是离开王宫到森林中生下桑古里昂;达杨宋碧抚育桑古里昂成长,让他也像正常人一样在人类社会中成长,肯定了他的正常起源;桑古里昂被迫离家,出走森林,就是离开了正常的人类生活,回归到他非正常出生的地方——森林,回

归他半人半兽的动物起源;桑古里昂远行归来,母子相会,又回到了现实的、正常的人类世界之中,也就是回复到人的正常起源。

参照列维-斯特劳斯分析俄狄浦斯故事的办法,首先把强调亲缘关系和忽视亲缘关系这一组分列为第一列和第二列,再把人的动物起源和人的正常起源这一组分列为第三列和第四列,于是这两组矛盾就构成了四列纵轴;然后再把上面分析的各个神话素按照时间序列一一填入,就得出下面的表格:

强调亲缘关系 ——“乱伦”	忽视亲缘关系 ——“六亲不认”	人的动物起源 (森林)	人的正常起源 (社会)
		野猪喝下国王的尿液后生下达杨宋碧	
			国王把达杨宋碧带回宫中抚养长大
		达杨宋碧嫁给公狗生下桑古里昂	
			达杨宋碧抚育桑古里昂成长
	桑古里昂要猎杀野猪		
公狗拒绝扑咬野猪			
	桑古里昂杀狗取心给达杨宋碧吃		
达杨宋碧发现后气得把桑古里昂打出家门			
		桑古里昂被迫离家,出走森林(远方)	
			桑古里昂远行后归来,母子相会
⑪桑古里昂要娶达杨宋碧,答应要求全力造船			
	⑫达杨宋碧拒绝求婚,提出造船要求又破坏造船		
	⑬桑古里昂被洪水卷走,母子分离		

可以发现，表格中的神话素大多是对称的按对排列，如果有一个强调亲缘关系的情节，就相应地会有一个忽视亲缘关系的情节在它的前后，比如与、与、与；同样，动物起源的情节前后也都有相应的人的正常起源的情节，比如与、与、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两两成对的神话素在故事的情节发展中彼此间都有紧密的逻辑联系，所以整个故事叙事的展开，就是围绕着两个主题、以一对对二元对立的神话素的形式紧密相连逐个排列而成。在结构主义看来，民间叙事体现了人类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覆舟山故事”中，如何看待亲缘关系和人的起源问题是先民们所思索的，并且存在着两种异常针锋相对的矛盾解答和对立态度——应该是强调亲缘关系还是忽视？应该是起源于动物还是起源于人？于是就形成了两大组看似很难调和的重大矛盾。故事的叙事用两大组神话素，分别围绕各自的主题给出了一组组矛盾的解答或态度，每组中的神话素都是按对出现、主题一致、二元对立的，共存于同一个故事当中。

第二层次：场景的转换 ——故事的叙事形态学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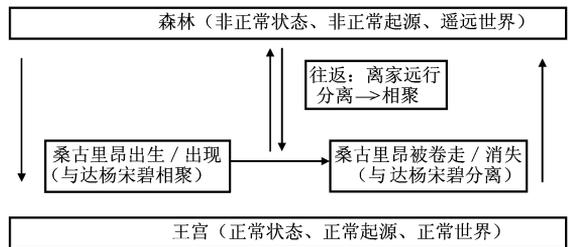
上文整理出来的叙事结构，是按照各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微观结构的考察的结果。如果我们从故事场景空间变化的角度进行宏观审视，不难发现，故事情节是在两个场景的不断交替中逐步展开的，蕴含着富有象征内涵的宏观叙事结构。纵观整个故事叙事，其实只涉及到了两个场景——王宫和森林，男女主人公的一系列事件都在这两个地点（场景）之间交替：在森林中，国王意外让野猪生下了达杨宋碧；达杨宋碧被带到了王宫抚养；达杨宋碧回到森林与公狗结合生下桑古里昂；在王宫中桑古里昂被抚养长大；桑古里昂被赶走走入入了远方的森林；桑古里昂在返回王宫时与达杨宋碧重逢。

这些情节都是与上文所说的第二个主题“人如何起源”相关的神话素，森林和王宫这两个场景被赋予了深层的象征内涵。森林是奇异的，总是发生各种奇异、乱伦的事件，它代表了非正常的世界和充满了兽性与乱伦的非正常状态，是“人间”的对立面，象征了人起源于动物。王宫则是正常的世界，发生的事件大都是符合常理，代表了具有理性和伦理的人类社会，是正面的“人间”，象征了人正常的起源。王宫与森林的对立，就是正常起源与动物起源、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对立。每次主人公进入森林，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他的动物起源或动物性；每次主人公来到王宫，就相应地肯定了他的正常起源或者人性。这样王宫和森林就分别作为人间与非人间的象征，组成了一对二元对立的观念——王宫是“正常的世界”，森林是“异常的世界”。男女主人公在两个场景中交替发生各种情节，其实是借助两个场景转换，它们的二元对立象征内涵发生了反复的交替变换。达杨宋碧是国王来到森林中与野猪生下的，她具有明确的动物起源，森林是她半兽半人这一性质的来源，但她被带回王宫抚养了，王宫中正常的人类社会生活赋予了她人性，肯定了她的人类起源。桑古里昂是在森林中达杨宋碧与狗生下的，也具有明确的动物起源，但他也被带回王宫抚养长大，被带回了人类社会，于是被重新赋予了人性和人类的正常起源。桑古里昂被迫出走远方森林，是离开了人间又回到非正常的世界，是回归他的出生地，回归他半兽半人的动物起源。后来他在返回王宫的路上与母亲重逢，是他要重返人间，返回到正常世界，从动物起源重新返回到人类正常起源的状态。最后桑古里昂造船失败，被洪水卷走而消失，是与母亲、人间彻底分离，即是从正常世界、正常状态消失了，象征着他又回归到非正常的世界中。

于是，这种场景转换就不再只是出于情节发展的需要，而是传递出了民间叙事深层象征

的信息,可以通过三个层面由浅入深,进行故事形态学的宏观分析。首先,考察男主人公自身的地理变化过程。他最初出现于森林,然后来到王宫成长,后来被赶出王宫,于是他完成了第一次“森林 王宫 森林”的往返。后来他在远方修行后又要回家,最终造船失败再从现实世界中消失,至此他又完成了第二次“远方 现实世界 远方”的往返。在抽象意义和象征内涵上,这两次往返的实质完全一样,都是“异常世界 正常世界 异常世界”,往返于两个对立世界之间。其次,再考察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相对的地理距离变化的过程,这两次往返其实也是两次“母子相聚 母子分离”。桑古里昂出生并来到王宫意味着母子初次相聚,被赶出家门去修行则是母子初次分离;修行之后的意外相遇是再次相聚,最终他造船失败被洪水卷走是再次母子分离。母子相聚、生活在一起,可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正常状态;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母子分离,则是社会中非正常的状态。所以说,男女主人公彼此间的相对地理距离也存在着二元对立。最后,宏观上思考整个故事的宏观叙事结构。其实男主人公是以奇异的方式来到人间(从异常世界来到正常世界),在经历了一切波折之后(其中包括一次往返于异常世界和正常世界之间),最终还是以奇异的方式离开了人间(离开了正常世界),也就是说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回归初始状态)。于是整个故事叙事的结构模式就是“出现 往返 消失”,若把其中的往返视作一次小波动,故事的叙事结构模式还可以简化为“出现 消失”,这也是一组鲜明的对立。综合上述三个层面的故事形态学解读,不难看出,《覆舟山故事》具有如图表一的宏观叙事结构。

若借用象征人类学和民俗学仪式理论的概念稍作思考,桑古里昂的故事也可以认为是关于成年礼或通过仪式(passage rite)的隐喻。参考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和范·杰内



图表一

普(Arnold Van Gennep)的仪式理论,这里的“阈限”(liminal)是摆脱动物性(动物起源)、获取人性(正常起源),处于“阈限”或“门槛状态”(limen)两侧的是动物性和人性;主人公的任务应该是彻底摆脱动物性并获得人性、离开异常世界而回到正常世界——即成功实现成年礼,达到成熟和成长,从而成功地重新进入(reentry)人间。在众多民族的英雄史诗中,英雄远行去异常世界——地狱、地下等各种阴森危险之地——经历各种考验和征战,最终获得成功,重返人间——即正常世界,这些过程表明英雄经历了成年礼的洗礼而最终获得成功。故事中,桑古里昂往返于森林和王宫,正是一次又一次对于“阈限阶段”(liminal phase)的超越和返回。桑古里昂被人收养、从森林来到王宫,是从异常世界进入正常世界,是摆脱了动物属性而获取了人性,是与过去的断绝,又是一次全新的开始,所以他第一次超越“阈限”的阶段。而后来他因为犯下弑父的乱伦过失而离家远行,离开王宫重返森林,由于过失而又回归到“阈限”之前的状态。之后,桑古里昂并没有放弃超越“阈限”的努力,经过游历修炼之后他打算重返王宫,想重新回到正常世界中,这就是他力图第二次超越“阈限”。但他又再次犯下了乱伦错误,执意向达杨宋碧求婚,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并彻底从人间消失,又一次回归了“阈限”之前的异常世界。不同于许多英雄凯旋的史诗,《覆舟山故事》隐喻的是桑古里昂不成

功的成年礼，因为主人公在正常和异常这两端之间反复，先弑父后娶母两次犯下了乱伦过失，要么是过分忽视、要么是过分强调亲缘关系，始终不能正确处理亲缘关系，所以他并没有成功超越阈限——彻底摆脱动物性并重返人间，最终还是回到了“阈限”之前的状态，重回异常世界。

第三层次：故事人物的禁忌关系 ——二元对立结构的转换

这一部分考察的是故事中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禁忌关系。故事讲述了两种婚姻禁忌，一是俄狄浦斯式的娶母禁忌，即“血缘婚”；二是人与动物婚配的禁忌，即“动物婚”。最终结果是桑古里昂娶母没有成功，娶母禁忌没有被破坏；但人还是与动物有了两次婚配和繁育——即国王与野猪生达杨宋碧，达杨宋碧与公狗生桑古里昂。动物婚禁忌被破坏了。

婚姻禁忌规定了双方不能婚配，否则会导致乱伦，在故事中就表现为，两个主体由于具有不适合结婚的性质，于是彼此间形成了二元对立的结构。故事中先后出现了三组这样的对立结构：国王与野猪、达杨宋碧与公狗、桑古里昂与达杨宋碧。这三组对立结构也是三组乱伦关系或潜在的乱伦关系，不应该婚配的双方构成了每一组对立结构的两极，共涉及到五个人物。这三组对立结构可以按照禁忌种类分为两类：第一类的是血缘婚的桑古里昂与达杨宋碧，第二类是动物婚的国王与野猪、达杨宋碧与公狗。实际上，整个故事就是围绕着两个婚姻禁忌的主题，讲述了由三组对立结构联系着的五个人物之间的故事。那么这两种禁忌之间是否具有某种联系呢？或者说，这三组对立结构（乱伦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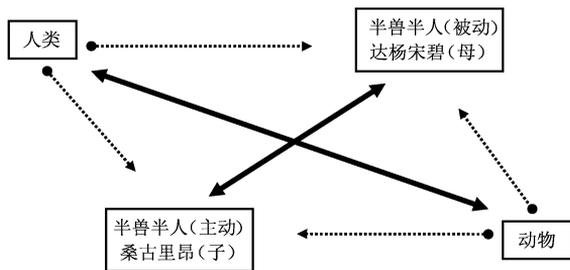
结构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转换”（transformation）。结构主义是以泛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超越时空和族群的界限，去做极其广

阔的比较研究。各个特定社会或族群的民间叙事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是一个不被封闭的全集（corpus），各个民间叙事之间的关联就是结构上的“转换”，在不同叙事之间可以找到结构上的种种对应关系，成百上千的民间叙事都可以纳入到一个复杂的“结构变换体系”之内。^①民间叙事中二元对立的关系就是它的结构，这些结构能够进行转换，并且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在其内部，二是在源于同一族群的许多民间叙事之间的同构关系中。^②在《覆舟山故事》中，上述的三组二元对立的结构关系彼此间也存在着转换，而且是以民间叙事内部自生的方式进行了巧妙的转换。

首先，国王与野猪、达杨宋碧与公狗这两组对立结构是同一性质的人类与动物两个元之间的对立，是完全同构的（isomorphic）。所以在故事叙事的初始，只出现了一种对立结构，即“人类与动物”，对立的关系表现为两次动物婚。然后，故事转而集中讲述桑古里昂与达杨宋碧险些乱伦的情节，这组对立结构是血缘关系层面上的两个元——“母与子”的对立。表面上看来，“母与子”对立结构是讲血缘婚方面的问题，“人类与动物”对立结构则是讲动物婚方面的问题，这两个不同方面的对立结构并不具有同一性质，也没有什么联系，似乎“母与子”成了故事中新出现的第二种对立结构。

但是，《覆舟山故事》中其实只有一种真正的对立，故事通过情节的安排进行了巧妙的转换，使得“母与子”对立结构与“人类与动物”对立结构基本对等了。故事详细介绍了母亲与儿子两人都有源自动物婚的身世。达杨宋碧是国王（人类）与野猪（动物）的后代，于是她是半兽半人；桑古里昂是达杨宋碧（人类）与公狗（动物）的后代，也是半兽半人。而且达杨宋碧是通过野猪喝尿液的神奇结合而产生的，具有较强的偶然性和被动性，具有奇幻的色彩；桑古里昂则是达杨宋碧为了履行诺

言主动与公狗结合产生的,是人主动与动物结合,具有较强的必然性和主动性,具有现实的色彩。所以,桑古里昂和达杨宋碧虽然都是半兽半人,但也因为具有被动与主动、奇幻与现实的相对性质的差异而可以视为一组二元对立。原先“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通过两者间的婚姻结合,转换为两个半兽半人之间的对立结构:“半兽半人与半兽半人”。这两个半兽半人恰恰是第二种血缘关系层面的对立结构中的主角——母亲与儿子,“人类与动物”对立结构便转换为“母与子”对立结构。整个故事讲述的其实是两次神奇的动物婚,人类和动物就分别产生了两个半兽半人的主体,之后才导致了弑父娶母的血缘婚问题。正如图表二所示,双箭头代表二元对立,转换在两条双箭头对角线上发生了,“母与子”对立结构是由“人类与动物”对立结构转换而来的,亲缘关系问题是由人的起源问题转换而来的,所以“人类与动物”的二元对立才是《覆舟山故事》的核心结构:



图表二

结 语

本文采取由列维·斯特劳斯所倡导的结构主义方法,对“覆舟山故事”进行了叙事形态学的分析。尽管几十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于列维·斯特劳斯及其结构主义思想褒贬不一,但结构分析有助于从叙事形态的角度开拓新视野,深入探索故事的内涵,这已是共识。“覆舟山

故事”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俄狄浦斯式故事,但是它具有与其他很多同类型故事不尽相同的特点。在第一层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文中共有两大组基本矛盾,据此可将神话素归纳为两组。在第二层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人物是在对立两种场景的交替中运动,森林和王宫既构成了异常世界与正常世界之间的对立,又隐喻了人类的正常起源与动物起源之间的矛盾,可以视为“人类与动物”对立结构的一种表现。第三层面的分析则把前两层的内容合而为一,最终发现“母与子”的对立结构是由“人类与动物”对立结构转换而来的。故事讲述的其实是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主要涉及到动物婚以及动物婚所导致的人的动物起源,后来俄狄浦斯式的情节是前面对立关系的转换。我们最终所见到的故事结局,是故事开头就出现的“人类与动物”对立结构在经过了俄狄浦斯式的情节转换之后的样子。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叙事结构分析的目的是去发现人类的神话思维的实质。不难发现,整个故事叙事的核心并非弑父娶母的血缘婚乱伦关系,而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人类与动物结婚导致了人的动物起源。“人类与动物”这一对二元对立结构构成了故事叙事结构的基础,并随后转换为“母与子”的对立结构。这正是覆舟山故事所包含的人类思维的核心。

注释:

Vladimir Propp,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trans. Laurence Scot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8), 19 页。中译本参见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⑩⑪ 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与熟食》,周昌忠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2 年版,8 页,“导读”,12-13 页,9 页。

包括列维·斯特劳斯本人。1955 年,他在《美国民俗学》上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神话的结构研究》,其中采用二元对立法则对俄狄浦斯故事进行了经典的分析。参考梁立基和居三元编译的版本。梁立基:《印度尼西亚

亚文学史》(上册), 昆仑出版社 2003 年版, 22, 23 页。
居三元编译的异文, 参见张玉安主编:《东方神话传说(第七卷)——东南亚古代神话传说》(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139 - 152 页。
王任叔:《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150 页。
张玉安主编:《东方神话传说》第七卷, 北京大学出版

社 1999 年版, 89 页。
张玉安、陈岗龙主编:《东方民间文学概论》第三卷, 昆仑出版社 2006 年版, 536 页。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 黄剑波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7 - 9 页。
limen 在拉丁文中有门槛的意思, 象征人类学用此词来形象地表达“阈限”的含义。

The Oedipus in Indonesia : A Morphological Study of the Tale Gunung Tangkuban Perahu

SHI Yang

Abstract : The *Gunung Tangkuban Perahu* (a tale of the Mountain of Upset Boat) , 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Tale of Sang Kuriang* , is a typical Oedipal story in Indonesia and attracts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s a classical case of folklore studies. This paper uses the structuralist morphological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tale. The binary oppositions of the myth *one* ,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enes and the change of the binary structure are given a detailed analysis. In this way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are explored.

Key words : Oriental folklore , morphology of the Oedipal tale , mythology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
责任编辑: 刘 锋